



人生感觸處
童心

娘

「孩兒，天涼了，記得加衣裳！」「換季了，天氣乾，多喝水多吃水果，我的孩兒！」微信聯繫人有幾千個，會發這樣的信息給我的，只有「娘」。

30年前，讀中學的我到恩師陶先生家做客。他拉過我，跟我說：「這是你師母，你應該叫『娘』。」這是北方人的習慣。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娘，小心翼翼地望過去，娘個子不高，為家庭操勞的艱辛印刻在含笑的面容裏。我怯生生地叫「娘」，她拉着我的手，塞過來一個削好的蘋果。

中學3年，我經常去恩師家，也便經常見到娘。娘脾氣特別好，一直在照顧80多歲癱瘓在床的公婆，毫無怨言。我去家裏，趕上飯點，她總會想法做些我喜愛的菜。我那時候年少，常常風捲殘雲，娘總擔心我吃不飽。有一次，我急着吃完飯去打球，將幾粒米剩在碗裏，娘將我叫住，要我一定要把米吃乾淨，「孩兒，能吃米是福報，要吃完才好。」30年過去了，這話我一直記着。恩師和娘年輕時日子緊巴巴，上有老下有幼，恩師有些年脫產進修，生活的重擔就壓在娘身上。她沒有抱怨，卻懂得珍惜生活的每一點福報，並傳身教給子女們。

恩師退休後，娘跟着恩師到北京的兒子家生活。那時，我也工作了，有時候到北京出差，見到娘，她還是會一遍一遍地叮囑我要當心身體，注意飲食。她知道我胃不好，每次見面，都會說「吃飯要細嚼慢咽，別吃生冷的」。後來，有了微信，娘就經常在微信上發來信息。我每一條都認真讀了，卻很少回覆。

前兩周，娘忽然離世。翻看着手機裏那一聲聲「孩兒」，我的眼淚就忍不住掉下來。



心當常開
潘明珠

剪紙畫藝 文化修行

寫作班的學生們看了《高速線上》這本小小說，一個同學特別提到他喜歡書中每篇小小說以剪紙畫配圖，他還說，剪紙畫剪出小說的意境呀！這孩子的感悟力真的很不錯。

我便給學生介紹了這些剪紙畫的原創者施香凌，她還會用鋼筆寫美麗的西洋書法哩！

我推薦大家去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堂，看「剪藝慶新春——師生剪紙聯展」，當中有施香凌的新作品參展，別有魅力。我和金英姐是在展覽的最後一天去的，甫入大堂遠見人頭湧湧，原來許多人都被中央一個巨大的蝴蝶形的立體剪紙裝置所吸引，紛紛趨前拍照留念。

我們也上前去，細看一下這大蝴蝶，原來是由不同的剪紙圖畫拼湊而成的，充分表達出師生合作的精神。大蝴蝶的雙翅上，包括花、草、植物、鳥、魚、龍、鳳及不少其它動物及吉祥圖案等，內涵非常豐富，立體展示，凸顯蝶舞靈動的氣息，妙！

有參觀的小朋友說，以前只認識新春時張貼的福字，或者春字的剪紙圖，現在才知道，只要有創意，憑巧手還可以剪出可愛的卡通貓、山水風景、龍年舞獅等，真是多姿多彩呢。

剪紙是中國民間傳統文化藝術，一把剪刀、一張薄紙，看似簡單，但藉

着心思、創意和巧手，可以剪出繁花似錦、生活趣味、文化意涵，打開剪紙花的一刻，真是充滿期待啊！

剪紙過程能帶來許多樂趣，又可訓練耐性，表達想法，引發共鳴。施香凌的新作技巧純熟，她還分享個人更上層樓之經驗說：「剪紙是靜心修行，稍揮剪刀輕輕剪，忙碌生活中混亂的思緒，竟也不自覺就梳理好了。」專注剪紙，確可靜心安神，修煉個人的耐性。我最近愛看CCTV的《詩畫中國》節目，視覺畫面如擊鼓、跳舞等配以剪紙的剪影，令人更投入詩畫中國意韻之中。

趁學生們看展後仍興致勃勃，我便建議他們找找剪紙相關的書和文章資料。相信這正好是推廣中華文化的契機呢。有學生找來安徒生童話《漁夫和他的妻子》，插圖就是用剪紙畫；另有學生說，原來世界各地也有具特色的剪紙藝術，例如日本有富士山和天狗的剪紙，「不過，還是覺得中國剪紙最漂亮！」學生說。



◆ 剪紙畫展現現場。作者供圖



舞台客聚
潘國森

「改編」金庸小說

「金庸學研究」已成一門「顯學」，但幾十年前卻非如此。金庸小說最初一二十年在讀者之間引起轟動，香港教育界則評價甚低！中學教師大多「不准」（當年還算有這個權力）學生看武俠小說，文學研究者亦較多認定武俠小說只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

金庸在《天龍八部》後記表示寫作人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評」，得到了「著名文學批評家（指陳世驥）的認可」則「感激和喜悅」。陳世驥1966年給金庸的第一封信專論《天龍八部》，最多人記得「無人冤，有情皆孽」。其實重點還在於「悲天憫人之作」、「『冤孽與超度』都發揮盡致」、「背後籠罩着佛法的無邊大超脫」。信末陳氏指出寫文章登在《明報月刊》，「雖言出於誠，終怕顯『阿諛』，至少像在自家場地鑼鼓上吹擂」。

4年半後的第二封信總論金庸小說，重點有：「弟嘗以為其精英之出，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猶只見一人而已。」以及：「意境有而復能深且高大，則惟須讀者自身才學修養，始能隨而見之。」今回還可以談談：「終屬離奇而不

失本真之感，則可與現代詩甚至造型美術之佳作互證。」金庸小說無數次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某些「學院派」推崇的「高雅文學」、「嚴肅文學」卻未得到其他文藝工作者青睞，當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為金庸的作品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你們吹捧的「文學」卻讓讀者摸不着頭腦。「改編人」也是讀者呀！

電影電視之外，還有大量主題曲（除了香港人最熟悉的顧嘉輝和黃霑，還有不少名家作品），舞台劇（已有《喬峰》、《雪山飛狐》和《笑傲江湖》等劇目），還有《神鵰俠侶交響樂》；粵曲作家陳錦榮女士的《絕情谷底俠侶情》，一看曲目就知講楊過與小龍女重逢。平面視覺藝術有大量漫畫和插畫，立體視覺藝術就有今回在香港展出任哲先生團隊的一批大型雕塑，這屬於陳世驥講的「造型美術」。

雕塑作品常受物料質材影響，金屬鑄造的優點是「耐用」；缺點是色調單一，尤其是難處理眼睛，這與大理石像相同。今回參觀喜見終於有禿頭的白眉鷹王，但是小龍女多了面紗，范遙則臉上刀疤嫌少。這回創作團隊的魄力令人佩服，期望再有其他藝術家「改編」，潘某人偏向陶瓷，期待石灣或景德鎮的大師出手！



百家廊

戴春蘭

故鄉的春味

耳聽得屋簷外桃花撲哧一聲輕笑，頓時心癢難耐，忙不迭地出門，上山，下田，找尋那一縷魂牽夢縈的春味。

菌子是滿山瘋跑的野小子，灌木邊，樹根旁，松針下，春雨過後，天一放晴，哪哪都有它叢叢簇簇的情影。頂着圓嘟嘟的草帽，有壯實肥厚的，行行排排的收穫，寫滿了整座山崖。

提上竹籃，拄一拐杖，邀上三五同伴，即可上山。空山新雨後，草木青蔥，土膏微潤，杜鵑桃李開得格外絢爛，空氣中瀰漫着濃郁的馨香，剛返綠的苔蘚常调皮地帶挈你腳底一滑，邊走邊賞，賺得眼飽心喜。

山裏最常見的菌子叫「牛屎菌」、「赤米菌」，名雖不雅，卻極形象地像其形色。轉悠半天，不見「伊人」一絲蹤影，直累得氣喘吁吁。洩氣地想坐下休息，眼角一瞥，一圈菌子在朽木下明眸善昧。一聲驚呼，蹣跚躡腳地走近，伸手輕輕採下，毛茸茸的直撩撥你的心弦，再小心翼翼地放入籃中。菌蓋最是嬌氣，一個不留意就斷折破碎，實在不好看相。開了個好頭，菌子便排着隊來到面前，喜得你心花開開！

採得菌子回轉家，用甘甜的井水把木屑沙石淘洗乾淨，撕碎。早起研來的夾心肉肥瘦相間，切片，抓上地瓜粉，一起放入滾水中氽，或在油鍋中爆炒起鍋，鮮、香、嫩、滑，味道鮮

濃得令人瞠目結舌。入口即化，幾乎不經喉嚨就直入肚腸，遂大口大口直吃得肚皮滾圓，打着飽嗝回味，宛如回盪在鄉間田野的清遠童謠！晨光熹微，穿着碎花短衫的農家妹子兩頰酡紅，提了小小籃帶着露珠的菌子坐在路邊賣，也不吆喝，見人就淺淺地笑，答話聲跟菌子一般清甜。羞澀的陽光還在馬頭牆上打轉，早被爭搶光了，價錢自然不低，誘惑更難抵擋，任是誰，一食難忘，不容錯過。

春筍卻是一抬腳就能踢到。掄起鋤頭對準根部用力一挖，竹筍應聲而倒，乾淨俐落，幾支煙的工夫能挖得一堆。剝去層層筍衣，露出膚如凝脂的筍肉，豐滿一擔挑轉家。

心靈手巧的女子用刀把筍對剖，再切成大塊，鐵鍋中放入清水，架上柴火。腰板肉是標準的「三層精」，肥瘦相間，切成巴掌寬，家裏醃菜也洗淨切好，同時下到鍋裏，咕嘟咕嘟煨上一個鐘頭。慢慢的，周遭的空氣發生奇妙的變化，醃菜的酸中混合着肉的和筍的鮮，聞者無不垂涎三尺。翕動鼻翼揭開鍋蓋，急不可耐抓起一塊，緊吹慢吹放入口中，肉肥而不膩，筍清甜脆嫩，微帶着酸爽，後鍋裏蒸着的木甌撈飯帶着原木的清香，胃口便被忽然打開，吃上兩三碗也不飽不油！

望向大片大片蔥綠的原野，大人孩子彎腰弓背，像覓食的鳥兒一般起起落落，尋找「白頭公」草。「白頭

公」草，大名鼠曲草，只一寸來高，葉子狹長橢圓，背面是絨絨的銀白，大片大片漫過田野田壟，青翠欲滴。

「白頭公」草總在第一場春雨落下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伸展出嫩的葉，在風中招展。因此常常被人連根拔去，洗淨，煮出碧綠的水，和在糯米碾的粉裏，蒸成大家愛吃的「白頭公飯」。山裏女子都很會蒸這飯子，一根根長短均勻，擰成麻花樣，青碧喜人，宜甜也宜鹹。老時節口糧不足，這飯取材簡單，好吃又耐飢，便能幫一大家子人度過春荒了。對於農家人來說，「小樓昨夜聽春雨，明朝深巷賣草飯。」春日裏，大街小巷提着推着賣「白頭公飯」，一口下去，又香又韌，滿是田野芬芳。

山野最是慷慨不過的。一嘟嚕一嘟嚕野草，像小紅珊瑚珠攢成的小球，酸中帶甜，色味要比大棚種植的草莓要好得遠。桑葚全熟了，串串紫黑色的果子癡癡地在風裏招搖，直吃得滿嘴黑紫還欲罷不能！漫山遍野的杜鵑花，紅的白的粉的，嚼一嚼，酸味悠長。摘下嫣紅的桃花花瓣，曬乾後煮粥，白裏綴紅，裝點了妹子桃紅花色的青春！

杏花疏影裏，微雨燕雙飛。食飽春味，泡上一杯明前茶，在茶香氤氳中，無與倫比的富足欣然，而思鄉的熱望如春風一樣浩蕩活躍，扯着你翻越千山萬水，再一次叩響故鄉的大門！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巴塞爾唯一場外展品

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是每年香港3月藝術節最矚目的盛事之一，今年的展期是3月28日至30日，愛好藝術者都在忙於購票。在巴塞爾未舉行前，經已有展品率先在場外展出，而且供免費欣賞，讓大家先來一味可口的頭盤！

這是再度延伸「藝聚空間」（Encounters）展區到場外，是唯一場外展出的巴塞爾藝術項目，選址太古廣場，是首次亮相的澳洲原住民藝術家Daniel Boyd作品，也是太古地產藝術月2024呈獻藝術體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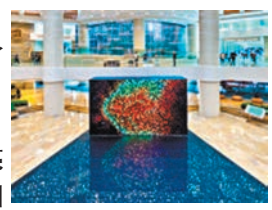
Daniel Boyd透過名為「Doan」的藝術品呈現打破常規的沉浸式藝術體驗，邀請觀賞者在裝置中移動探索，並從個人與集體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如何看待過去、現在及未來。作品由3個相輔相成的元素組成，包括一個流動影像作品、鏡面舞台及經特別布置的窗戶，映照日間的光影移動，為觀賞者帶來引人入勝的感官體驗。每個元素均運用光線和點狀作為視覺和概念元素，探索身份、回憶、感

知和歷史等主題。鏡面舞台上覆蓋一層多孔的表面，揭示並反映零碎的建築畫面和我們所處空間的多層歷史。

Boyd亦採用此標誌性的藝術風格打造太古廣場全景窗的玻璃表面。而在流動影像作品中，光點在屏幕上起舞，產生電磁輻射、元素或暗物質似的影像。每一個光點都是以獨特的視角去呈現知識、經驗或觀點。

當觀賞者穿梭於裝置之中時，則會遇見不同空間的倒影和光點形成的超凡星座。作品取名「Doan」，在昆士蘭東南部的澳洲原住民語Yugambch中意為「黑暗」，邀請人們對個人和社會生活的經歷進行思考和討論。作品於3月21日至4月7日期間在太古廣場Park Court展出，邀請觀賞者一起展開對描繪個人和社會的探索。

◆ 邀請大眾探索身份、歷史和感知，藝術裝置「Doan」於太古廣場首次亮相。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誰在教育TA？

全世界的青少年（Teenager 簡稱TA）可能正在經歷人類有紀錄以來最糟糕的時刻。

從2014年到2022年，香港青少年自殺率8年間大幅上升近一倍，僅去年前11個月，學生自殺身亡個案就多達31宗；內地則在2010年至2021年間，5歲至14歲兒童自殺死亡率平均每年上升近10%；而美國在2010年到2019年間，10歲到19歲青少年的自殺率上升了48%，其中10歲到14歲女孩的自殺率更飆升了131%。

在自戕的同時，這些孩子也在傷害別人。來自世衛組織的數據顯示，全世界每年有超過17.6萬起兇殺案發生在15歲至29歲的青年中，佔全球每年兇殺案總數的37%。中國最高檢發布的白皮書則顯示，以2016年為節點，受理審查起訴的青少年聚眾鬥毆、尋釁滋事、強姦犯罪人數開始逐年上升，2019年較2016年分別上升92.22%、77.88%以及101.85%。而就在此前幾年，邯鄲未成年殺人案深深震驚了全國。少年與惡的距離，比許多人想像的都要近得多。

還有更普遍的情況，據世衛測算，全球10歲至19歲的青少年有14%罹患精神障礙，也即7個人裏就有1個，高過全年齡段整體水平。而與他們的前輩相比，這屆青少年似乎也更黯淡——比如當紅的OpenAI聯合創始人、ChatGPT之父Sam Altman在去年的一次採訪中就曾提及一個現象，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直以偉大青年創業者引領人類發展方向而聞名的矽谷頂尖企業家中，首次沒有人低於30歲。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鑒於這種現象並非發生在一國一地，且時間非常接近，所以幾乎可以肯定至少有一個人類共同的行為或環境的改變對這代年輕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答案，也呼之欲出——這代年輕人與他們前輩最大的一個不同，就在於他們是「移動互聯網原住民」，換句話說，他們一出生就伴隨着智能手機，從懂事起就深陷算法的成癮漩渦，社交媒體和短視頻所佔據他們人生時間的比例高得前所未有。

這種變化的影響是嚴重和深遠的。9歲到15歲，是人類文化學習的關鍵時刻，這個文化不僅是知識，更是生活經驗以及社會的秩序、規則和為人的責任。以往的孩子，會通過各種社會活動學會這些，而現在的孩子則只是永無止境地將時間花在和他們心智同樣幼稚的同齡人小視頻上。他們與人類積累的智慧隔絕了。千百年來，人類的發展靠的是探索冒險、彼此連接合作以及不斷積累學習前人經驗，在現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卻恰恰相反，他們死宅、孤獨寧願鑽進信息繭房。手機裏永遠和他們一樣心智幼稚的內容不能幫助他們成熟，但足以讓他們喪失成長的焦慮，最終導致他們的人生與社會的失序和虛無。

在人類過往的經驗中，孩子的教育在家庭、在學校，但今天更可能的情況是，真正教育你孩子、把你孩子撫養成人的是算法。而要破解這一切，需要父母和社會的知識及行動。比如，身為家長的你，是不是自己先把手機放下？



信而有征
劉征

社交性網戀

何為社交性網戀？這是一種網絡現象。就在前兩天，我看到一位網絡主播播正經地聊到這個。過後我專門詢問了好幾位年輕人，人人都點頭稱是：「確實如此啊！」

這是怎麼回事呢？它的特徵其實是這樣的。簡單說來，這是一段不發生任何肉體關係的柏拉圖式戀愛，甚至兩人都不見面，僅僅是在深夜時分，一種孤獨的情緒降臨於暗沉沉的夜色。這時，手機提示來了一句：「你好」，是個陌生人。一來二往之後，這孤獨者竟發現兩人聊得十分快樂。像是有說不完的話，一種相見恨晚之情油然而生，那感覺就像石破天驚般的，兩人都發現了命中注定的那個愛人。

次日，等到兩人醒來，還依稀記得昨夜聊天時的快樂，都在猶豫是不是要跟對方道一句早安，來維持住那份美好。可是那感覺卻消失了。直到這時，雙方才發現對方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陌生人。昨晚的聊天那樣投契，印象當中說過了千言萬語，可這會兒回憶起來，竟一句都回憶不起來。那經歷就像是一場夢，只有在翻看

聊天紀錄的時候，才可以確認。就好像那句「情不知何起，叫人一往情深」，正嘖嘖呀呀地唱到一半，忽然就沒了下文，後半句「一往情深」4個字是怎麼也發不出來了。這愛情來得有多猝不及防，結束得就有多突兀，連一點告別的話都顯得多餘。

在現實生活當中，不管遇到誰，即便僅僅是只有一面之緣，第二天再見，也還會寒暄着點點頭，帶着微笑說一句「你好」。這種社交性網戀，比之一般性的寒暄不知道親密多少，那不久前的對話曾混雜着熱情、性衝動以及纏綿，可要維持起來，卻如此困難。一旦過了一夜，兩人就徹底沉默。過不幾日，這夢境般的感情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可奇怪的是，無論這經歷有多短，過不多久，又是一個深夜，你又會做同樣的事。開頭偶然，結束倉促。甚至連對話當中所用的詞句也都大同小異。因為在一個人一生中，出於衝動和感情所說的話，總是大同小異。無非都是自己的本能和慾望的再三重複罷了。

就像那些有名的電視劇，故事情節通常

都很簡單。比如《甄嬛傳》，有70多集，人物性格各異，情節更是錯綜複雜，可細究起來，一直都是圍繞着懷孕與墮胎這件事展開的。無非是換着人墮胎罷了。另一部正午陽光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也一樣，幾位妙齡女子待字閨中，一個個先後都嫁了人。而這個故事就是把這些嫁人的事像一條線一樣一字排開，每一段都掛上很多曲折的情節。

社交性網戀好像也是這樣，每隔一段就來一次，次次面對的人不同，故事卻一樣。一想到我們在人生當中對於重複的逃避和厭惡，對於這件事卻始終擁有熱情，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是什麼讓我們打破了「重複等同於枯燥」這個魔咒，把一件事反覆幹上許多遍？至少在這件事上，多少出於一種本能的需要，而我們之所以無法在網絡世界固定住一個人，或許是因為我們壓根就沒有面對一個人，我們只是面對了一種衝動本身。缺乏了物質世界創造的各種阻力，這衝動既飄搖不定，又無法變化，只有依靠不斷更換對象來重複了。